



深度 异乡人

## 异乡人——迪迪：为什么留在家乡的儿时伙伴，看上去比在外拼搏的我更加“自由”

我从小对“最好的”有一种执念，要离开家乡小城，到最好的地方去，看最好的世界；而她却随遇而安，几经波折，留在家乡，我行我素地生活着。

特约撰稿人 迪迪 发自北京 | 2017-10-06



麦蔻穿橘红色喇叭裤，配上利落的短发，看上去有点男孩子气。她不爱学习，心思都在玩。而我是个成绩好的乖女孩，学习才是我证明自己的方式。图：Tsengly / 端传媒

麦蔻打电话找我玩时，我刚得知自己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。我的高考成绩在家乡小城镇名列榜首，是个轰动的大新闻。“记者一会儿来采访我，”我说，整个人都在狂喜中。

“挺好的，”电话那头的麦蔻语气平静，“那我晚点再去找你吧。”

我被记者带出去采访了，接下来的整个夏天都过得兵荒马乱，我甚至不记得我和麦蔻有没有再见面或通电话，我们的交流就这样戛然而止。直到几年前我接到麦蔻的电话，说她要结婚，请我回去当伴娘。

那是我离开家乡的第十年。那一年，我儿时最好的朋友走入了一场形婚。

## **脚砸烂了，流血了，我和麦蔻还在高兴地玩**

认识麦蔻时我只有三、四岁，她比我大一年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，长长一条房子——像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里那种。院子里有个篮球场，是我们玩耍的地方。

我俩成为好朋友是个挺戏剧化的过程。有一天，我俩不知道脑袋哪根筋不对了，要去爬电线杆，就想搬个大石板垫在脚下。哼哧哼哧搬时她先放了手，石板砸到我脚上。当时我穿一双红色皮鞋，脚砸烂了，血渗出来，自己都不知道，还特别高兴地在玩。

直到我妈看到，她说你怎么走过来地上有血，我才发现脚已经烂了。我妈抱著我去医院，当时整个指甲盖都没了，要缝针，我妈吓坏了。麦蔻的爸爸也跟着来到医院，我妈就一直骂人家：“你们家女儿怎么这么坏！”

后来大家冷静下来，我妈也为出言莽撞道了歉。我和麦蔻从此成为特别好的朋友，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。

我小时候特别乖。有次我坐在痰盂上小便，我妈说一会儿来找我，我就坐在那等几个小时，最后在痰盂上睡着了。

我是少数民族，三岁以前一句汉语也不会讲。在汉族人和汉语占据强势地位的家乡，好的学校、工作都对汉族明显倾斜，我就读的幼儿园里都是汉族老师。有一次，我的手让门夹

到，我用我们民族的语言喊：“我的手！我的手！”没人听得懂。

据我妈说，被发现时，我的整个手都是白的，没有血色。我妈很好强，跑去跟幼儿园的老师吵架，她说从此以后我们家女儿要学汉语。以至于后来，我都不记得自己还说过本族的语言。

我们家条件不好，但对我的教育非常用心。我妈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让我不要过她那样的生活，要往上走。她是家中的老大，很早就出来工作，供三个弟弟妹妹读大学，他们过得都比我们家好很多。

三四岁的时候，我妈就让我学手风琴，没钱请老师，就找邻居叔叔来教，叔叔的女儿在学，他会在旁边看，然后再来教我。我们给不起学费就给他家送牛奶表示感谢。后来家里有点钱了，请正规老师。我爸骑一辆很大的自行车，我妈坐后面背著琴，我坐前面，骑好远的路去学琴。

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像麦蔻这样的小伙伴都进了离家近的学校。但我妈看不上那个学校，我去读了一个很远的小学，上学路上换两次公交车，全程要一个小时。

我小时候很自卑，我妈从小给我灌输的就是“你长得不好看”。我的自信是从学习中建立起来的，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每次考试都是双百分（编注：九十年代，大陆的小学只考语文和数学两科，每科满分一百分，两科都考满分称为“双百分”），只有一次失误，就是“黑”字底下的四个点我忘写了。到了初中、高中，我依旧比周围人聪明，成绩好、体育也好，自信心就爆棚了。班级合影里，我都是昂首挺胸站在中间。

但是，和麦蔻在一起时，我总是觉得她比我厉害。

## **学习是我证明自己的方式，而麦蔻的心思都在玩**

麦蔻长得不算很好看，单眼皮。但我觉得她很洋气，她身上透出那股劲儿，就是和周边的小孩不一样。



她家有亲戚在香港，所以她经常会穿好看的衣服。那时家乡的小女孩都穿公主裙，蓬蓬的，粉色的，特别幼稚。相反，麦蔻穿橘红色喇叭裤，上面是白色T恤，T恤上还有一个鱼骨头，配上她利落的短发，看上去有点男孩子气，特别帅、特别酷。

不知道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如她，还是没她穿得时髦，我内心多少有点自卑，我觉得学习才是我证明自己的方式。可麦蔻不爱学习，她心思都在玩。放学后，她会冲到我楼下拍手，当时我们有一种拍手方法，声音很大，四、五层楼都能听到。一听到拍手，我就知道她在叫我了，作业还没写完，心就已经飞出去了。

或许，贪玩的麦蔻不像我一样，需要证明自己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一直持有一种观念：学习好的人是书呆子，玩得好才是厉害的人。而麦蔻永远是玩得好的人。

大概在小学三年级吧，我们开始迷恋Michael Jackson。那时能买到的磁带应该都是盗版的，但里面还是会有歌页，上面印著他在MV里的各种造型。我和麦蔻经常拿著歌页，依据不同的造型给Michael Jackson编故事，比如忧郁的男人在雨夜跳舞啦之类的。



在她的影响下，我一直持有一种观念：学习好的人是书呆子，玩得好才是厉害的人。而麦蔻永远是玩得好的  
人。摄：Fred Dufour/AFP/Getty Images

我的小卧室里有一个榻榻米，上面盖著毯子。麦蔻会把她的磁带拿过来，我们就躺在榻榻米上，用一个小小的随身听放歌。我们也常住在彼此家。晚上吱吱格格在被窝里打闹，从床上滚下来好几次。有次在她家，大半夜，她爸妈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推门进来说：“你们到底睡不睡！”

麦蔻比我有主意。无论遇见什么事情，在我还在犹豫思考的时候，她已经做了。从初中一年级开始，她就谈恋爱，三年初中下来，谈了好几个男朋友。而我在感情上一直比较被动，什么都会闷在心里。麦蔻却很有技巧，她会想办法出现在对方的视线中，做很酷很好玩的事情，比如在大雨中滑著轮滑喝啤酒。

现在想想，麦蔻对我的影响持续至今：什么衣服好看，什么样的男生是好的。她喜欢穿中性风的衣服，我到现在都喜欢；她喜欢的男生都是特别幽默的，她会那个男生说的搞笑的话转述给我，我也会觉得很搞笑。

## **那个男生被麦蔻甩了，转过头来追我**

麦蔻的恋爱都很顺利、很好玩，但我的恋爱不是。

高一年级时，有个高年级的男生被麦蔻甩了，转过头来追我。每天晚上七、八点钟，我们会在院子门口见面，然后一起散步。但这个男生在时间上很不靠谱，每次都会迟到半小时到一个小时。

等人是心理上很微妙的事情，每过十分钟，心理都会有变化。我和他在一起的那个暑假，我每天晚上都沈浸在这种微妙的情绪中，加上当时吃饭不规律，胃不太好，到后来就发展成神经性胃痛，每到那个点我就胃疼，是那种不安全感造成的精神紧张。

有一天他忽然就不来了，我站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，特别悲伤。过了几天，我拿著篮球去找他玩，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到他了，但他没有走过来，他和朋友们一直看著我在笑。我觉得他们在笑我。我转身走了，下决心再也不联系他。

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比较难过的关。我在那段恋爱中应该还挺糟糕，紧张、木讷、又不会表达，我把这归咎于自己不像麦蔻那么有趣好玩。我总觉得那个男生是被麦蔻甩掉的，他并没有很喜欢我，我的自卑心理又在作祟。

即使在失恋时，我仍然绷著一根神经——学习。我从没像麦蔻那样全情投入过吧，不为证明什么、只为愉悦自己。

祸不单行，那时我妈在一家食堂做临时工，右手不小心被卷入轧面机，断了好几根指头。她几年前下了岗，一直到处打零工。

那段时间我忙着照顾我妈。我每天给自己灌鸡汤：我一定要挺过去。也是在那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強了。

## **我在外奋斗着，甩开了家乡的同龄人**

高中二年级的一天，我接到麦蔻的电话，说她现在人在西安。那时麦蔻正在读高三，瞒著父母离家出走，去西安学画画。麦蔻从小就喜欢画画，我以前还当过她的模特，她画画很好看。

麦蔻的举动震惊了整个院子。我觉得她这么做挺酷的，但我一定不会干这样的事。我当时在家乡最好的高中读最好的班，我认为自己早晚会去北京，去全中国最好的大学。所以这些对我构不成诱惑。

或许因为家庭条件窘迫，我从小对“最好的”有一种奇怪的执念。自从在一本杂志中看到对中国最好大学的介绍，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到那里。而且，我觉得，所有人都应该去外地读大学，只有能力不行的人才会留在故乡。

麦蔻不一样，她永远先要让自己舒服、高兴。她在西安呆了一两年就回家了。她说舍不得爸妈。后来她考上家乡一所大学，专业和画画无关。大概是觉得她的画反正也不能养活自己，于是做了一个现实的决定。

而我呢，我后来考上了中国最好的大学，一路读到硕士，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。我彻底离开了家乡，四处闯荡，并实现了儿时对人生道路的所有规划。

刚工作时我每天都凌晨一两点下班，脸上长痘，黑眼圈很重。家乡的同龄人，都是父母给买房买车，朝九晚五，谈恋爱。我告诉自己，如果有一天她们都坐在电视机前和老公孩子一起吃饭，然后看到电视里我在风雨交加的前线报道，就算我孤家寡人，这也是我想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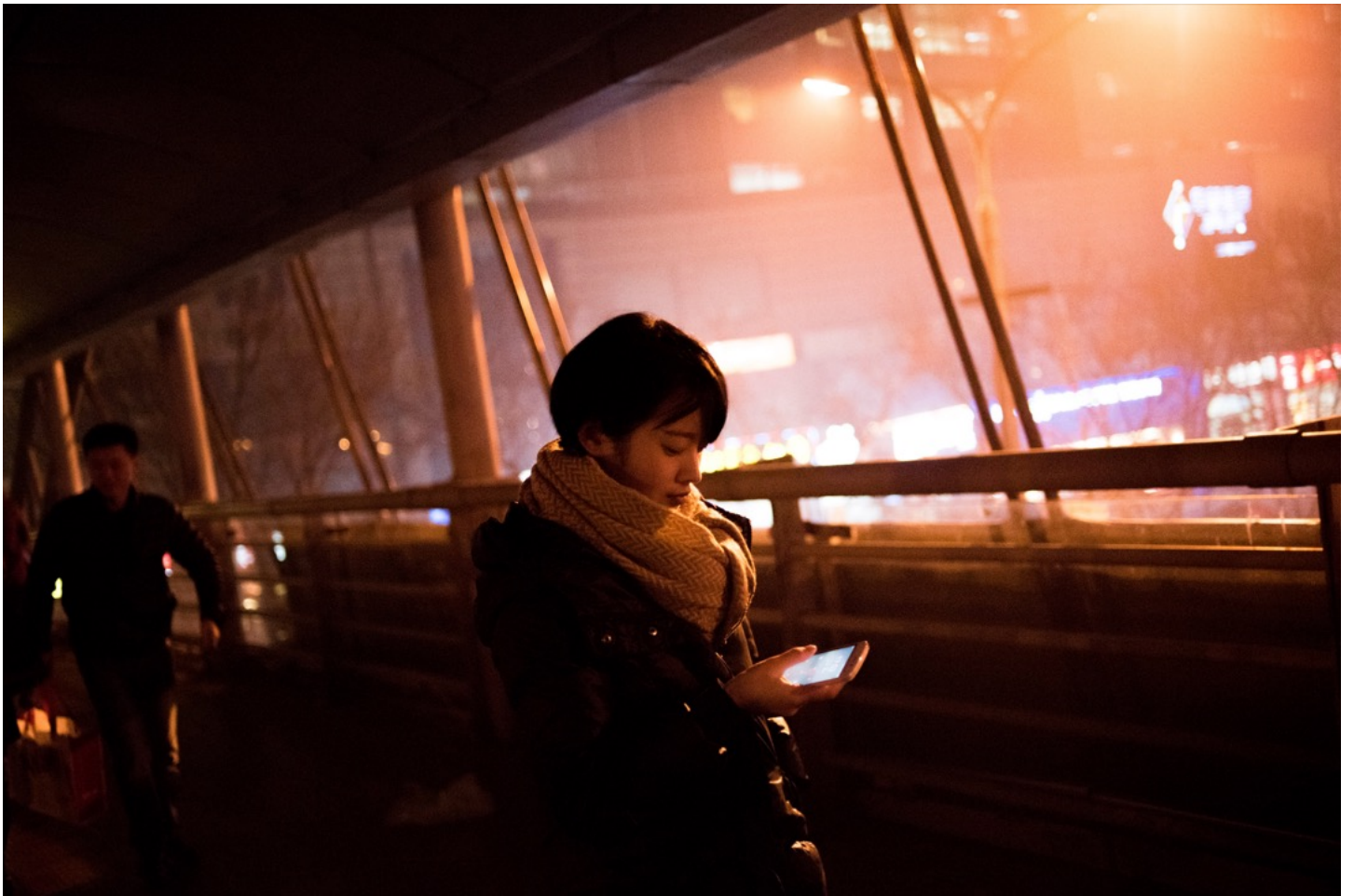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有次我在新加坡采访，因为当时报社给的预算有限，我住在一个很小的酒店。刷微信朋友圈时发现一个大学同学也来新加坡出差，她发了一张在新加坡顶级酒店无边泳池的照片。这位同学在一个国有企业有份优越的工作，她说你来这边找我游泳啊。我说“不去了，明天还要采访”。那天是我生日，当时我正坐在酒店的小马桶上，心想我过得充实、忙碌、有理想、有野心，我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

## **为什么她留在家乡，却还是比我“自由”**

听说麦蔻大学毕业后，和当时的男朋友一起去上海待了一两年。但是她妈妈老是哭，想她，打电话叫她回去。后来麦蔻又回家乡了。

她不像我这么有规划，一直随遇而安。我觉得麦蔻应该跟我一样是个有野心的人，应该走出去的。我定义的“野心”不是升官发财、功成名就，而是对这个世界有野心，有探寻世界的欲望，什么都体验过。





我定义的「野心」不是升官发财、功成名就，而是对这个世界有野心，有探寻世界的欲望，什么都体验过。  
摄：Fred Dufour/AFP/Getty Images

那时我漂在北京，自己租房子，一年被房东赶一次。但我总觉得比留在家乡、养尊处优的同龄人过得好。我还有点为麦蔻可惜呢。

直到2013年，离开家乡的第十年，我接到麦蔻打来的电话，说她要结婚了，请我回来当伴娘。我特别高兴，她却语气很淡，“看你有没有时间喽，没时间也无所谓，这个婚礼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好。”

我不明白她的话。她便把自己的社交媒体帐号给我，让我自己看。我看到她加入了很多女同性恋群组，我问“你喜欢女生？”她说：“是，遇到现在这个女朋友才发现的，所以我这个婚礼是形婚。”

她说和这个女朋友交往之后，觉得以前谈的那些恋爱都是闹着玩的。我觉得她还是比我先锋、勇敢，永远都赢不了她。

因为工作原因，我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。前两年回家乡，我特意去了她和她女友的家。那个房子是麦蔻自己买的，装修得很好看，还养了一只小狗。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喝了点红酒，忽然不知道该聊什么，场面有点尴尬，我就告辞了。

离开麦蔻的家，我心里却释然了。我曾多次鼓励麦蔻离开家乡，因为在家乡的熟人网络中维持形婚很累，还因为我想麦蔻和我一样看到“外面的世界”。直到我发现，坐在沙发上喝着红酒、逗弄小狗的麦蔻很幸福，比我幸福。

我忽然明白，想要出人头地的我，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；而无论在哪里，麦蔻都在享受生活，虽然她留在家乡，但还是比我自由一些的。

异乡人

如果你喜歡  
就分享給更多人吧



---

## 热门头条

---

1.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《逃犯条例》修订，创回归后历史新高
2. 【持续更新】警方与示威者对峙，现场暂时平静；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
3. 烛光集会，李兰菊发言：30年记住所有细节，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
4. 香港反《逃犯条例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
5. “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？”——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
6. 从哽咽到谴责，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
7. 李立峰：逃犯条例修订，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？
8. 零工会神话的“破灭”：从华航到长荣，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
9. 读者来函：望当局能知《逃犯条例》进退——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
10. 联署风暴、素人街站、组队游行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？

---

## 编辑推荐

---

1. 添华夏恚现场重组：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，他们经历了什么？
2. 陆委会港澳处长：“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，港府要负完全责任。”
3. 【持续更新】警方与示威者对峙，现场暂时平静；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
4. 盾牌、警棍、催泪弹，19岁少年在612现场
5. 李立峰：逃犯条例修订，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？
6. 李峻嶒：无大台、去中心化和“三罢”，能帮“反送中运动”走多远？
7. 核廢何去何從？瑞典過了47年，仍在繼續爭論.....
8.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，休息一天



9.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，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？

10. 法梦：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，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

---

## 延伸阅读

---

### 异乡人——杨静：我在香港八年，搬了十次家

在有 Airbnb 之前，我已经养成类似习惯：在本地房屋租赁网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样看我租不起的单位……

### 异乡人——邹思聪：时代剧变了，而我们都要设法活下去

在我们读书那些年，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，马东是谁呢？最受媒体关注、得到追捧的，即便不是许知远这类知识分子，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，因为“庸众的胜利”而捧起来的韩寒。

### 异乡人——夏目目：抱歉，我要离开香港了

在中产家庭作为（叛逆的）既得利益者长大，我来到香港家具都没买齐，就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社会运动，目眩神迷。

### 异乡人——吴月伴：我住在60呎的香港劏房，姐姐却说她过着她想要的生活

我们姐妹一起长大，姐姐去了北京闯荡，失败后回到家乡结婚。我“漂”到了香港，31岁还单身、租房。家人指责我的不婚主义和职业规划，姐姐会站出来挺我。

### 异乡人——大周：我和最好的哥们儿，见证了彼此爱情的从生到死

他一遍遍讲着和恋人分开的故事，夜夜酗酒，嚎啕大哭。与此同时，我和新婚妻子开始商量离婚的事情，我想要孤注一掷，决定离开。